



河南省第二屆戲曲觀摩會演劇本選

# 向秀麗

現代豫劇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在慶祝偉大的建國十周年的前夕，河南省舉行了第二屆戲曲觀摩會演。參加會演的劇目，萬紫千紅，琳琅滿目，特別是表現現代生活的劇本，創造了許多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形象，閃射出灿烂的光輝，展現了戲劇創作的巨大丰收景象。這是黨的正確的領導的勝利結果；是在總路綫光輝的照耀下，堅持政治挂帥，大搞羣眾運動，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全面大躍進的勝利結果；是貫徹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的勝利結果。在這些劇本的創作當中，由於採用了領導、羣眾和專家相結合的羣眾路綫的方法，經過了集體研究，反復推敲，使劇本的質量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為了豐富各地上演劇目，滿足廣大羣眾文化生活的要求，我們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薦了這次會演的一批優秀劇本，以便及時地出版推廣。其中包括獲得優秀劇本獎的“冬去春來”、“向秀爾”、“竹藤之花”、“掩護”、“战斗到拂曉”、“婆媳爭先”、“穆桂英”、“无侯府”、“草人媒”、“風雪配”和質量較好的“喜期”、“九姐妹”、“効勞”等劇本。

出版的這一批劇本，不論是現代的或傳統的都是比較好的，劇本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統一。

在現代劇本方面，許多作者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寫了

革命斗争的灿烂史迹，歌頌了治山治水、技术革新等大跃进的偉大成就，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在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斗争时，普遍地注意了歌頌先进人物，創造了性格鮮明的英雄形象。作者既能够把先进人物放在羣众和矛盾冲突中来描写他們建設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崇高品質，同时又善于运用細节的具体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戏剧創作的语言上，作者一方面注意了吸收傳統戏曲語言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重視了攝取現代生活中羣众的生动語言。对于前者，他們沒有机械地套用，而是結合今人的生活情感，加以揚棄和发展；对于后者，他們也沒有自然主义地硬搬，而是根据戏曲語言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加工創造。

在傳統剧目的整理方面，作者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慎重地鑑別了傳統剧目中的精华和糟粕，去蕪存菁地突出了具有人民性的主題思想，丰富了人物形象。在剔除糟粕的同时，还結合剧情創造了有助于主题思想的情节，而对于保留原剧的固有风格，也給了足够的重視，因而使傳統剧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当然，这些剧本并不就是已經十全十美的了，很多地方还有待于在今后的演出中，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断地再丰富，再提高。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59年10月

## 人 物

向 母——向秀丽的母亲。

向秀丽——药厂女工，共产党员。

向秀珠——向秀丽的妹妹。

胡 鬼子——流氓，狗腿子。

崔俊锡——向秀丽的爱人，火车司机。

鲁支书——解放前为地下党员，初解放时为工会主席，后为  
药厂党支部书记。

张丽玉——药厂女工。

陈小梅——药厂女工。

小 田——药厂工人。

魏新明——药厂女工。

高凌云——资本家太太。

钟玉振——药厂技工。

钟 妻——钟玉振的妻子。

郝经理——资本家。

薛书记——市委书记。

魏院长——人民医院院长。

卿医生——人民医院医生，共青团员。

医 生——人民医院医生。

护士甲——人民医院护士。

护士乙——人民医院护士。

护士丙——人民医院护士。

警察二人。

少先队员一人。

食堂工人一人。

工人群众若干人。

## 第一場

时 間：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

地 点：广州市向秀丽家。

幕 啓：满天阴暗，雷声由远而近，电光闪处，一株棕榈被急风暴雨打的摇摇欲折，一侧是室内，向母病容憔悴满面愁苦扶病上。

向 母：（唱）狂风暴雨人惊颤，

猛想起衣衫晒外边，

丢失了怎能赔得起，（出屋跌倒）

贫苦人偏被病来缠，

屋内漏雨水一片，（捡起米袋）

半斤米已經用三天。

小秀珠街上拾破烂，

秀丽在工厂沒回还，

五更起半夜还才换来粗米半碗，

这就是俺全家人生来源，

三天两头炊烟断，

物价飞涨人心寒。

少时女儿回家轉，

受劳累忍饥饿娘心何安，  
生活逼人心似麻乱，（倒出米来）  
半把米作全家一頓之餐。（下）

向秀丽：（上唱）大雨倾盆屋閃  
向秀丽满腹悲憤对誰言！？  
出药厂我只把老板恨怨，  
无故的解雇我不容一言，  
一线生路被割断，  
居家人怎样渡飢寒，  
媽在家中疾病染，  
岂不是火上把油添，  
回家母亲必問倦，  
我用何話去遮掩？  
犹予街头天将晚，  
傾盆大雨透衣衫，  
无奈只得把媽見，（进门）  
心中犹如滾油翻！

向母：（上）秀丽，你怎么回来了？

向秀丽：回来看看媽。

向母：看我？

向秀丽：媽有病。

向母：下工回来还不能看我？

向秀丽：我又沒卖给他，媽有病我就不能回来照顧一会儿？

向母：唉！（用洗衣掩盖自己内心的难过）

向秀丽：媽，你看你……（阻拦）

向母：唉，不做些活吃什么？孩子！

向秀蘭：媽！

向母：快上工去吧！

向秀蘭：媽——我我今天不去吧！

向母：（背唱）

孩子平日依順我，  
今天为何不听說，（向秀蘭）  
全家人指望你把生活過，  
守着我难道有吃喝？  
沒放正你敢私离厂，  
老板責备啥話說，  
向秀蘭：（唱）人穷也是父母养，  
照顧下母病該如何，  
洗完衣服我再走……

向母：（唱）岂不是，一天工資全丢却。  
今晚全家忍飢餓，  
明天吃燒靠什么？  
疼娘就听娘的話，  
分文錢也沒有又不用侍奉湯藥，

向秀蘭：（唱）媽一旁声声逼不过，  
我滿身是口怎樣說，  
有心說与媽知道……  
病中人她岂不更难过！

向母：（唱）道理已經全說过，  
寸步不挪你为什么？

今天忍飢挨餓，明天吃燒全无，凭你一点工資，維持半飢半飽，倘若得罪老板把你解雇出厂，全家老少是死是

活？你不上工我洗衣服去！（掀起衣服）

向秀丽：媽！

向 母：你去不去！

向秀丽：媽——我再不能上工去啦！

向 母：啊！你被解雇啦！（秀跪步搶入母懷）

（唱滾板）

我哭哭我的苦命儿，我可怜的女，  
被解雇回家来不敢言语，  
悔不该心情急誤怪我儿，  
我的儿年幼小苦难累累，  
多少年跟着娘颠沛流离，  
九岁送到容家当养女，  
十二岁那年被赶回，  
进门来一步一爬手扒地，  
生生烂掉了脚姆指，，  
蓬头散发面憔悴，  
回家来趴在地上勤学織席，  
脚伤没全愈远路挑运米，  
年青幼小负重力，  
十二岁那年就到药厂去，  
常见儿双手血淋漓，  
缺衣少食受劳累，  
不料如今被赶回。  
一缕生路无处去，  
真是活活把命逼。

〔珠上。〕

向秀珠：（进门叫门）媽！姐！（扑母怀）

向母：孩子你怎么啦！

向秀珠：（唱）与小云街头拾破烂，  
为避暴雨奔尾檐，  
忽然汽车在后赶，  
俺二人被撞倒街前，  
我面朝天倒地丈把远，  
车上人哈哈笑过去一溜烟，  
回头我把小云看，  
只見他血肉模糊头碾烂尸骨不全。

向秀丽：（唱）这世界为什么这样黑暗？

向母：（唱）这是什么世道什么天？

向秀丽：（唱）媽不要伤心莫流泪，  
还要自己多珍惜，  
苦中来难中去，  
吃苦受罪咱是过惯的，  
明天我还去挑运米，  
一瓢半碗且充飢。

向母：秀丽，鍋里有两碗米湯給你妹妹一块吃吧。

向秀丽：媽！我不餓。

向母：秀丽！

向秀丽：让妹妹吃吧！

向秀珠：姐姐，媽！你們不吃，我也不吃……

〔內胡叫門。母惊视珠，秀引珠下。母开门，胡上。〕

胡蕙子：啊呀，（假慈悲地）大嫂病成这个样子啦！唉！

（唱）大嫂你只病的面黃如土，

想必是沒有錢去請大夫，  
小秀珠衣破烂臂膀外露，  
真可邻你居家生活难谋，  
張鎮長果称起惜貧邻苦，  
愿替你收养起小女秀珠，  
把秀珠送往張家住，  
从今后这孩子享不尽的福。

怎么样，上次給你說的那个事想好了吧？

向母：（唱）这件事全家人已經商議，

胡蓮子：对，错过此庄就沒此店。張鎮長，張鎮長啊！誰不  
愿意和張鎮長攀点关系呀！

向母：（唱）全家人任餓死不能分离！

胡蓮子：哼！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啊。（取出錢來）这是安  
家費（棒）廢話少說，赶快把秀珠交給我！（欲入內室）

向母：你干什么！

胡蓮子：剛才秀珠已經回來，还当我不知道！（爭持，秀  
上）你是誰？

向秀蘭：向秀蘭！

胡蓮子：唔，好极啦，不让她去，你去了張鎮長張太太更滿  
意啦。

向秀蘭：知道你胡蓮子是个啥东西，你經常拐卖人家儿女，  
还不快給我滾出去！（扔錢）

胡蓮子：你敢罵我，給我走！

向秀珠：（从內跑上）媽！

胡蓮子：或大或小給我赶快走！（去拉）

向母：你敢搶人！

胡蘿子：胡說，昨天我不是給你商量過！

向母：昨天我沒有願意！

胡蘿子：你不願意是小事，只要張鎮長願意，我姓胡的願意！不走不行，走！（拉秀）

崔俊錫：（上）怎么回事？大媽——

向母：俊錫，他硬逼秀珠給他當了頭，

胡蘿子：不对！是跟着張鎮長，不願讓秀珠去壯大的去更好！

崔俊錫：胡蘿子你少作點喪天害理，坑人缺德的事！

胡蘿子：穷小子……我他媽的狗不給雞斗。（拉秀）給我走！（俊擋）怎麼你要打架呀？

〔魯、梅上。〕

魯支書：這是干什么呀？

向秀蘭：

向秀珠：

向母：他魯大叔！

崔俊錫：他要搶人！

胡蘿子：你是干啥的？

魯支書：工人！

胡蘿子：工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識字摸招牌，我胡蘿子不但給張鎮長是莫逆之交，就是那國大代、省縣參、立法委、社會賢、青年從、軍官總、鎮保長、軍警憲、律推檢、流亡學生四霸天有的三朋四友，你放明白點。

魯支書：住嘴，你這個流氓無賴，整天坑撒拐騙，為非作歹，狐假虎威，訛人訛財，今天又來欺凌老婦幼女，你可有一点人性！快滾！

眾：快滾！

胡蘿子：你們人多我也不給你們打架。

魯支書：赶快走開，以後不准你再到工人區來！

胡贊子：請我我也不來。

魯支書：滾！

眾：滾！

崔俊錫：滾！

胡贊子：我不滾，我一步一步地走。（惶惶後顧碰到牆上狼狽下）

向母：你魯大叔要不是你們來，他可糾纏不清。

陳小梅：大媽病好些沒有？

向母：小梅，唉！

魯支書：幾個藥廠老板任意解雇工人，今天又解雇了秀蘭，全市制药工人，已忍无可忍，現在大家向老板提出嚴重抗議，必須讓被解雇工人立刻上工；這是大家發一些錢（放下另散紗票、懷表等）和一些药品，你收下吧！

陳小梅：這兩件衣服給秀珠穿吧！

崔俊錫：秀蘭這點米先作頓飯吧！

向秀蘭：魯大叔……

魯支書：孩子！不要難過，先給你媽看病。現在江北已經完全解放，這昏天暗地的日子長不了啦！（燈光增亮，眾人臉上都亮了起來）

（幕閉）

## 第二場

時 間：1952年年關。

地 点：同前場。

幕 启：碧空如玉，屋外棕树已高大許多。屋内，毛主席象和一些陈設，鮮明的反映出解放后的新气象。远处珠江在望，江岸建筑物雄偉聳立。母愉快地走上。

向 母：（唱）解放后三年来大变模样，

居家人都为生产学习忙，  
秀蘭是工会組織員，  
这条街选我当組长，  
我今天挨戶走一趟，  
看誰家过年不便當。  
从前过年是过关，  
如今过年喜洋洋，  
办年貨制衣裳，  
不缺煤不缺糧，  
菜成筐肉成方，  
油盐酱醋大茴香，  
再不似往年打急慌。  
帮助兩家困难戶，  
劝告了兩家不能太鋪張，  
家家感謝共产党，  
都請了毛主席象一張，  
各家串后我心寬放，  
家家都比往年强。  
秀蘭要放工回家轉，  
小秀珠也要下学堂，  
回家来我忙把飯做上。（下）

〔秀、珠同上。〕

向秀蘭：（唱）你放学，  
向秀珠：（唱）你放工，  
向秀蘭：（唱）咱一同去見娘！  
向秀珠：（唱）回家來就这样又跳又嚷，  
向秀蘭：（唱）她帶回成績表讓媽蓋章。  
向秀珠：媽！你看，你看，你看哪！  
向母：唔，學校要放假啦。  
向秀珠：這是全學期學習成績表。  
向母：这么少的分？  
向秀珠：这还少啊？  
向母：你最多才只得五分啊！  
向秀珠：這是五級分啊！  
向母：五級分？  
向秀珠：是啊！

（唱）學校里試改了百分制，  
      把學習分五級，  
      按五級記成績，  
      最孬是大老一，  
      五分是最高的，  
      經常測驗隨時記，  
      還經常讓家長檢查成績。

向秀蘭：美术只得三分。（珠羞）  
向母：給媽說以後不再淨三分啦。  
向秀珠：是！報告媽，（立正，一本正經地）下學期我保証  
      消灭三分，減少四分，爭取全五分。（母秀同笑）  
向母：吃飯吧，我給你們端飯去。（欲下）

向秀珠：我去，端飯是我的工作，老師讓我們幫助家庭勞動  
吆。（愉快的唱着下）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

向母：这孩子整天是这样。（珠端飯上几乎弄翻）小心点！

向秀珠：哎，我昨天見一個人，您們猜不着是誰？

向秀禡：你說唄！

向秀珠：我見胡翬子啦，他正納鞋底哩，看見了我臉一紅，  
把他哪帽子使勁往下一拉……

向秀禡：或許是勞改滿期啦。

〔內聲：“向秀禡的信！”〕

向秀珠：好！（跑出接回來）媽，俊錫哥來信啦。

向秀禡：給我！

向秀珠：（學秀的声音）給我！我得先看。

向秀禡：不許你看！

〔珠已撕破，秀追珠，珠取信念。〕

向秀珠：亲爱的秀禡同志，——

向母：秀珠！（制止的）

向秀珠：給你！

向秀禡：我不要。（拿过信）

向秀珠：不要還給我！

向母：看看俊錫是不是考取啦？

向秀珠：考取啦！看信封上写的是“鐵路機務工人訓練  
班”吆。

向母：不容易呀，俊錫这孩子由一个扛米工人成一个火車  
工人啦！

向秀珠：将来还学会开火車哩。

向秀禡：媽，他已經考取机务工人，学习三年后到铁路实

习。他說不要媽挂念！

向母：好！只是俊錫家里只有他媽一人，況你們的年齡也都不算小啦……

向秀禡：媽你看你。

(唱)俺二人还都是不大的年纪，  
年岁青青正当多学习，  
既然这次已考取，  
也能为社会主义多出力。  
俊錫家我又能去料理，  
三五年再結婚也不为迟。

向秀珠：对呀，原先俊錫哥可有点顧慮，經姐姐一說他就放心投考去啦！

向母：什么事情你都知道！

向秀珠：我怎么不知道，他俩在屋外說，我在屋內听见的嗎。

向秀禡：秀珠……(指)

向秀珠：好好！不說啦，将来俊錫哥开着火車，嘿——嘿，嘿……可神气啦，他真了不起。

向母：真是的，如果要不是解放，你也不能讀書哇，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今天哪！

向秀珠：对，(唱歌)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

向母：該上学去了吧？

向秀珠：好！(收拾书欲下)

向母：来！(給珠收拾衣服領巾)

向秀珠：姐姐媽媽我走啦。(見秀不理)姐，嘿，嘿……

向秀禡：(唱)見秀珠上学去多么羡慕，  
生长在新社会真正幸福，

我象他这年紀正在受苦，  
作夢也沒敢想、能够讀書！

向母：你也在學習呀？

向秀礪：我才上业余一年級。

向母：把飯收拾了吧。（同端飯下）

〔高凌云提禮物上。〕

高凌云：（唱）向秀礪當了組織員，  
    刺在眼中又不能言，  
    撈點黑利她也管，  
    勞妮子翻身頂住天，  
    抽資金准备好停止生產，  
    我叫她失了業狠把身翻。  
    還恐怕行事不方便，  
    先把她請上我的船，（指禮）  
    常言清酒紅人面，  
    錢卖猴儿戴花冠。

这是秀礪的家吧？（秀母上）秀礪也在家呀！

向秀礪：經理太太……

高凌云：唉呀，什么太太呀！秀礪再不要这样呀，就叫我高凌云吧。

向秀礪：給我送禮來了？

向母：坐下吧！

高凌云：天天忙也不知忙些啥！說來說去……總來不到，經理說快过年啦，無論如何也要到你家看看呀！

向母：我們很好。

高凌云：真个的，經理叫我来看看你家有困难沒有？